

# 「空性、譬喻與詮釋」專刊·導言

陳學毅、李幸玲、郭朝順、黃筱慧 合著

本專刊之策劃理念，乃在於為當今國內的佛學研究探索新的可能，使其不止於佛教文獻學、佛教傳統義學等主流研究模式的限制。但我們同時也思考到兩種相對的現象：直接將西方哲學思想直接套用在佛教研究上的危險；以及佛學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定需與其他不同文化、思想展開對話之要求，因如此才能持續豐富佛教自身的內涵，也才能促成其他文化對佛教思想的恰當理解。上述佛教與西方哲學對話的危機與希望是同時並存的，而本次專刊之設計即為了提出一種佛教與西方哲學的平等的多重對話模式，因為我們認為佛教與西方哲學固然有其各自文化的特殊性，但也有思想與討論問題的普遍性，普遍性部分自然是對話的條件之一，但特殊性之存在，正是對話進行之必要性的理由，因為若文化思想間不存在任何差異，根本就毋需對話。對話的目的即為了形成更大、更多的理解與創造的可能，這有異於哲學傳統中的形上思維，以為差異與特殊性是有待克服的「問題」，普遍的、絕對的真理是處理特殊性事象的必要條件，且為哲學的最高和唯一之目的。

佛教的經典文獻之中，很容易找到這類將真理視為絕對普遍概念的字眼，如「真如」、「實相」、「法性」、「法界」……；然而如果留意或同意「空」思想在佛教思想的關鍵性地位時，我們很難相信，佛教的真理是指向一種具有宰制性的絕對真理，因為「空」不正是要去掉任何型式的宰制性？「空」不就是使宰制與

自蔽的「我性」空無掉？於是，若將「空」視為佛教的真理，則佛教所主張的應是一種非絕對性、非宰制性的真理，而應為一種開放性的、創造性的真理。如此一來，關於空的真理的展現，除從論典之中藉由論證的方式以證成外，豈不也更應留意於佛經中更常出現的譬喻性的敘事活動？因為譬喻與敘事的開放性，乃足以充分彰顯詮釋活動之創造性特質。這便是本次專刊主題名稱設定為「空性、譬喻與詮釋」的理由。

在這次專刊之中收錄了四篇文章，第一篇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陳學毅的〈探究文化間際概念與哲學思考的關聯〉，第二篇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李幸玲的〈燃燈佛授記本生敘事與呂格爾的詮釋學對話〉，第三篇是華梵大學郭朝順的〈「時間」與「敘事」之視域融合：以呂格爾「三重再現」及法藏「新十玄門」為線索〉，第四篇是東吳大學黃筱慧的〈禪與空之喻—由呂格爾詮釋學看「禪與空」之隱喻進路〉。進行如此排列的理由是，在第一篇文章中陳學毅的「文化間際」(Interculturality) 哲學概念與出發點，其文章中所呈現的多重對話模式 (Polylog)，以及重新反省哲學傳統的以往自限，為本專刊提供了一種理論說明。正如作者引用 Ram Adhar Mall 之說法以為結論：「它（文化間際哲學）所探究的是跨越文化與語言空間的問題，尋求令人驚訝的相似性，透過差異而領悟」，下列的三篇文章即是為了呈現在佛教經典、佛學與西方詮釋學（特別是呂格爾為主的法系詮釋學）之間的相似性，與作者們透過差異所得到的領悟。

第一篇由陳學毅撰寫之文章首先從文化間際哲學基本問題開始探索，鋪設本專刊跨越不同哲學文化背景的意圖，並藉由歐洲當代哲學家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以及殖民主義對哲學歷史發展

影響的審視，重新反思哲學在今日全球化以及多元文化共存的狀況下的定義。哲學如何才能同時包容不同哲學文化、但又不喪失哲學的特質，對當代的哲學家而言，尤其是試圖跨越或連接不同思想傳統的哲學家，都是一大挑戰。此篇文章探究哲學整體方向（Orientierung）、與轉向的問題，並具體提出哲學文化間際的方針，透過「有與無歸屬地」（*orthafte Ortlosigkeit*）與「多重對話」（*Polylog*）等文化間際概念，爬梳德語系哲學家的思考，重構哲學不同文化層面的問題，考量如何面對、或面對、解決哲學多元文化與傳統歷史的問題。

第二篇文章李幸玲則藉由本生授記的佛典敘事與呂格爾的“*Threefold Mimesis*”進行對話，以呈現敘事活動不唯是理解與溝通的自然方法，更重要的是，佛典的敘事一旦參照呂格爾觀點，也揭露了敘事與詮釋，是面對對於存在的限制與解脫之達成的必要行動。佛典之中本生授記的故事，一再地被改寫與再敘事不是沒有意義的，宗教文本以指向解脫的實踐為終極關懷，因此，解脫主題從過去本生、現在佛傳、到未來讀者的不同敘事，皆指向朝向解脫行動的必然性與必要性，從而喚起讀者之自我治癒的理解與行動。從文獻歷史的發展觀察，燃燈佛授記本生版本中得記男女性別擴大、女性得到直接授記的修正，說明佛典文本朝向完備解脫理論的歷史軌跡。從文本的戲論性質反省，宗教文本以解脫為母題，一再被讀者改寫各種燃燈佛本生及佛傳敘事版本，呈顯文本的意義與戲論性，最終在讀者的閱讀行動中，同時被實踐與消解。

第三篇文章郭朝順嘗試以呂格爾之“*Threefold Mimesis*”與法藏之「新十玄門」作為交插之線索，以引領一種關於「時間」與

「敘事」問題的視域融合。作者在本文先用“*Threefold Mimesis*”的理論以重塑法藏「新十玄門」的理解，使之由一般由佛教本體論的詮釋的模型中被釋放出來，論述「新十玄門」可視為對《華嚴經》的敘事模式的理解與重構，此一理解與重構的過程有與“*Threefold Mimesis*”可相互參照之處；然而“*Threefold Mimesis*”提出是源自呂格爾對奧古斯丁《沈思錄》的時間沈思的重構，呂格爾將奧古斯丁本體論的時間觀，轉化為敘事中的時間，以穿越在時間間際中的敘事活動，作為療癒敘事者的行動藥方。不過，從法藏基於《華嚴經》以覺悟為主題的敘事中，覺悟的佛陀既呈現了殊異的時間性，亦復呈現了消解時間殊異的同時性，乃至以更高於同時性與異時性的「非時間性」，標誌了覺悟行動的絕對性，呈現對於時間觀念的揚棄乃為覺悟活動的特質。法藏與呂格爾的時間觀念有相似之處，但也不盡相同，作者認為這是由於呂格爾的思想並不預設佛教的終極「解脫」觀念，故無需完全破除時間性概念。

第四篇文章黃筱慧以呂格爾專家的身份首次嘗試進行呂格爾與佛教思想間的對話活動，特別是由呂格爾「活的隱喻」與「時間與敘事」相關理論的角度，來閱讀公案中的禪意。文中對於《壇經》（宗寶本）有名的神秀與慧能之偈頌的重新解讀，使習於對此偈頌的知識性定解，認為神秀之偈頌低於慧能，因神秀有相之偈頌仍然未達見性，而慧能所作則是無相的見性之偈，可以有新的理解。作者重讀這個故事，提示了如果基於「空」與「活的隱喻」的相似性，慧能之偈頌的重點乃將神秀偈頌中的身樹與心鏡之隱喻拭去後而予以活化，然而慧能基於空性而令隱喻活化之後，讀者一旦定型化地加以詮釋，則反使禪意中原本基於

「空」的創造性與活潑性都喪失了。於是禪意即在於空或活的隱喻之間才能被呈現，正如作者所說「禪意的取得不是無所一事的空。這個空是指意義上的活化，亦即動態的模擬三。唯有在這個活生生的隱喻下，大家才可得出新的意義。」

這四篇文章間的多重對話，包含了文化間際哲學、呂格爾詮釋學、佛教本生經授記敘事、《華嚴經》與法藏的「新十玄門」、慧能《六祖壇經》，看似混雜、差異、缺少交集，但其中還是存在著一定的一致性，此一致性即在於我們認為對話的目的，即在於令意義與思想活化，使佛學與哲學之論述與研究，都不致只能限於一定的範式及界限內進行。同時，對話的過程中意義的流動及思想的激發，更重於是否可以產生最後的結論。在對話的過程之中，我們保留差異，不強行會通一致，努力傾聽對方的話語，努力理解彼此的思想，藉以消解自身的成見，擴大自己的視野。這是較諸統一的結論更重要之事。